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李滋圖

抑菴文後集卷三

明　王直　撰

記

常州府重建黄田閘記

水之有閘所以時啓閉謹蓄泄通舟楫之去來資田疇之灌溉其為利大矣然惟仁民愛物之君子斯能因其利而利之不然則怠惰縱弛茍目前之安忽經久之利其為民病豈小哉予於黄田閘之重建而知其用心之

厚也常州江陰城北黄田港引江潮貫城中而出於南門凡二十里會夏港之蔡涇以達於運河實舟楫走集之地附郭良田數千頃皆頼其灌漑港因潮之消長為淺深長則溢消則涸溢則舟通而足以漑田涸則田不得受利而舟膠且敗者有矣唐長慶中李德裕觀察浙西始建閘於城北潮長即啓以行舟消即閉以蓄水人頼其利歴歲滋久繕治不繼日就頽毁自洪武丙子以來人失利也久矣前之為郡縣者數十人莫有少慨於

心者宣德中工部郎中桂林莫侯愚被簡拔來為郡上賜璽書俾興利除害侯詢知其事歎曰此亦利害之大者也今田利漕舟皆賴此其可後乎然以始至不暇為久之政通民和即具奏其事上命巡撫侍郎周忱經度之周公廬陵人忠以奉國仁以惠民而侯與之協議重建於舊址南五丈許以避水之衝念役重費殷不忍賦於下公常廣儲蓄以備災度可支數十年欲稍發所儲米市材僦工一切不以煩民計其費以聞詔可之乃命

通判邵武張侯齡董其役然諸調度皆出周公買石洞庭山礱琢而後致之凡用石工五十人木工十人金工五人土工十人役夫二千五百人石四萬五千尺木二萬一千一百根磚三十萬一千箇石灰四千石鐵一萬一千斤食米二千九百石經始於正統元年八月而以其年十月成自是歲獲大穰舟行無害耕夫楫徒商人估客鼓舞而賛誦焉郡中父老皆大喜曰兹閘之建吾郡襟抱嚴固風氣完復吾民其永有利哉此廵撫大人

之德與郡侯之功也請刻石以示久遠於是張侯來北京求予為之記夫興天下之利必用天下之才然非天子信之篤任之專則亦不能有成功莫侯以賢選任養民之職且得張侯以助之而周公之廵撫諸郡也實能體上之德意凡可以利民者莫不盡其誠民親戴之其惠信有大者焉是役蓋其細也而猶用心勤厚如此朝廷任人之效可見矣於乎使臨民者皆如之則天下豈有遺利哉而多不能然者此君子之所歎也故為之記

以示後人使知是役之本末而善繼之亦因以寄予之所感者焉

琴趣軒記

彭水張克明有幽雅之志不汲汲於世俗所好而獨好琴其為通判同知歷四郡皆以琴自隨開一軒置琴其中公事之暇即焚香靜坐援琴而鼓之其心蓋囂囂然也克明既以自樂又使其二子學之庶亦能同其樂乃名軒曰琴趣軒今年來北京因予故人何彥澂請文為

記古之君子各以適意爲樂凡物之可以適吾意者則好之不置葢以其樂在是也若劉備之於結髦鍾繇之於書嵇康之於鍜桓元之於畫劉伶阮籍之於酒皆好之終身彼葢有以自適而謂天下之樂無以易此然其所樂者外也若夫好學之君子篤於自修則琴乃其所好是以無故琴未嘗去也琴者聖人之所作以象天地四時五行而合君臣之義也其制如此而其用則可以禁人之邪心成其中和之性而不乖於德焉此其所養

者內也養於內斯亦達於外矣宓子賤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趙清獻以琴入蜀而蜀安豈非用此自養而清靜之化有以宜民也歟然則琴者固君子之所宜好也予未識克明而於名軒之意有不能知其然者夫趣者意之所向也克明父子之於琴其趣果何如也欲如前之所云則學必至於義精仁熟而和順於道德如後之所云則治化之美必優游夷愉熈然淳古之風然後為至也不然則審其趣向之正而必求其至焉斯可矣毋

曰吾取適意而已也夫君子之自處必以其至而於夫人亦必以其至予為記此軒而推言及此者庶幾君子之道也豈敢以為藝事而小之耶

竹莊記

竹之為物有清虛剛直之德焉至其叢生根聯枝附密比而不違則又有親愛輔益之義是以君子尚之昔唐元宗與兄弟諸王遊苑中見叢竹之生萃於内無逸出於外者顧語之曰凡兄弟當如是也因號為義竹夫天

之生物各正其性命惟人得性之全是故兄弟之相親自孩提已然矣此豈强為之哉天性之真非自外至也竹之叢生如此豈有意於比附者亦因其性之自然而已矣唐之詩人傷已之無兄弟而託興於特生之棠以求助則夫以竹之茂密自比兄弟之相親而思篤於義焉豈非善取諸物也哉安城劉求璉居其邑之上源而與兄求矩弟求樂求思求錫最相好居有叢竹欝然而並秀森然而駢滋雖霜雪之嚴風雨之暴不能改其德

求璉兄弟常燕休於此其心相孚其意相合其言語相契均有無同休戚未嘗毫髪爽焉他之為兄弟者莫及也因號其居曰竹莊蓋取義竹之意云嗟夫兄弟之義原於天然而有不義者豈盡由異性之聚哉私欲賊之也利害之相形愛惡之相攻得失之相感不能剛以制之而鬩鬩悖亂興矣惡知夫所謂義哉其視斯竹誠可愧也已求璉兄弟之篤於義如此不以欲害其性可知也淇澳之詩衛人美武公之德而皆以竹起興自夫始

生至於如篔之容比言其道學自脩以極其德之成至從容中禮而後已焉今竹莊之竹既容比矣求璉兄弟其尚取於衛武公由義德之脩切磋琢磨以充之而至動容周旋皆中於禮其德豈不盛矣乎則人之形於贊詠亦豈獨淇澳哉予於劉氏兄弟有望也求樂為翰林侍講謁予道其事且求文為記故書其說使揭於其軒之壁

楊氏褋畫記

淮安楊熈節兄弟有瀟洒之趣而最好畫京師善畫之士多作圖遺之以足其所好熈節取其襍碎者編之册而請予記畫凡十又七幅山水十一花木六其中峯巒之秀烟雲之變川陸之縈迴深林茂樹之暎帶穹棡華屋浮屠老子之宫參差而隱見逸人畸客之間放漁舟估舶之去來禽鳥之翔集幽叢絶豔游蜂戲蝶之相尋皆各極其趣誠可謂妙矣淮安天下重地蓋南北之衝舟車冠蓋之會也環而望之逺及千里圖中之景物莫

不有焉熈節兄弟不寓目於其真而留意於其似何哉古之君子蓋有不出戶庭而周知萬物者以圖籍在也目擊而心存心存而道施是故於人則思適其性於山川則思奠其位於草木昆蟲則思俾各遂其生窮則小施之達即大行焉何待歴覽而後及哉熈節兄弟之好畫如此亦豈欲不出戶庭而周知萬物者耶其觸乎目而亦有動乎心者耶予聞其兄弟嘗出穀以賑饑淮安人多德之朝廷旌之為義民其惠固已及物矣居閒無

事展此冊觀之使身在户庭之間如親與物接視其所得為者即為之而恵無不及焉不亦古君子之道哉熙節兄弟勉之毋徒以其充玩好而已也是為記

雙壽堂記

龍泉縣令陳侯士宜以考績來北京而謁予告曰義世家宜賓父母在堂其年皆八十今幸得禄而不能致一日之養雖有兄弟足以為親懽然義之心豈能須臾忘哉頗嘗名所居堂曰雙壽凡子孫之承候顔色奉順起

居與夫物之適口體悦耳目而娛心意者皆在是庶幾二親之樂而安也然未有文為記敢請於先生俾揭之堂上以致慶幸之意願先生不辭嗟夫予於此有以知其親之德矣洪範五福其一曰壽而必本於攸好德蓋壽者德之效也壽出於天而德則在人脩其在人者而後能得之於天然古人之能七十者已少矣今而至八十焉豈非幸歟至於八十固幸矣而五子皆才且又有禄位豈非幸之大者歟南山有臺之詩其後三章有曰

德音不已曰遐不眉壽曰保艾爾後言有德者必得其壽而又能保養其子孫君子之德脩於已而得於天者如此則士宜之親豈凉德者可比哉雖然親之德固有得於天而所以成其親則有待於子今士宜兄弟出處雖不同而親之志必皆欲其篤於善夫孝非止於甘旨之養當以志為養也言必當於理行必由於義仕者有循良之稱處者有孝弟之譽則人將謂之君子之子是所以成其親也則親之心豈不樂哉樂則其氣和其體

舒以是而承天之休則至於上壽可必也夫豈特士宜兄弟之慶哉鄉之父子兄弟必有薰其德化其善而同其慶者矣予家泰和於龍泉為鄰邑聞士宜之治行蓋可敬者也故為記之

壺隱記

永和蕭氏世以醫名家至原豫益善其術凡有病者皆走原豫所求藥無不愈然非醫亦罕與人接蓋超然有絶俗之意鄉人比之壺公因號為壺隱原豫不為喜而

亦不辭容或告予曰異哉所謂壺隱也彼壺公蓋仙之謫者且誠無求於人故能爾原豫有妻子之累口體之欲何可自同於壺公且其肆未能有而安有所謂壺既無所謂壺則惡乎隱哉予聞之笑曰固哉客之言也壺公之壺蓋變幻而為之若原豫則亦假寓而已耳嘗聞壺公處壺中樓閣花木飲食姬侍無不有則壺公固亦原豫也抱朴子曰為仙道者先立功而以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為上原豫之活人多矣安知其非壺公哉壺公

無求於人原豫蓋亦應人之求者求而應之已則退然不自衒真與壺公同也然壺公之壺懸肆頭所得至者費長房而已原豫之壺似若大於是蓋凡問藥以求活者皆出入其中而不自知其兼容廣納殆勝於壺公也哉今以是而觀原豫蓋非知原豫者而亦安能知壺公固矣哉客之言也然予有求焉昔壺公以竹杖授長房曰騎此任所之已而投葛陂化為龍泳去予為客久不得歸其鄉且鄉邑常旱思所以濟之者倘得一杖使予

免離索之憂而歲獲豐穰之慶則為幸大矣原豫其有以應予之求哉因書予言以諗之且以為壺隱記

葵軒記

錢唐蔣沚以帥閫從事得官俾歷試於禮部沚頗能書又予友祭酒陳公其姊壻也故予使之執筆在左右欲覲其為人而策勵之幾或能有立沚朝夕勤慎未嘗慢戲佚游凡有所為必盡其心予愛之而策勵加焉一日沚來告曰先人甞受民社之寄今沚又幸在官使孔子

曰臣事君以忠泚願以是自勉乃託物取義而以葵名軒蓋寓傾嚮之誠而欲致其尊事之意願公一言發其義泚得服膺焉為幸大矣按許氏說文葵有紫莖白莖二種常傾葉向日蓋盡心於君而不敢悖焉者似之然葵豈故為是哉因其性之自然而已君臣之分以義合而皆天理之當然彼物之微猶能不失其性况具是理於心而靈於物者乎是故委質為臣則不復顧其私自牛羊倉廩之賤以至公卿大夫之貴必盡其道之所宜

不以難易為避就利害為趨舍夫職之能盡由心之不忘君也忠臣之義蓋如此由是論之彼狥一已之私而背公上者誠微物之不若而謂其靈於物可乎又按爾雅翼葵為百菜之主味尤甘滑然則葵之性非但能向日而又有益於人昔吳隱之為天下廉吏以每食有菜為茹也後之為吏而能甘於菜茹者少矣侈然思食天下之珍奇思食天下之珍奇則必得天下之財然後可資之不足未有不悖乎君以求濟其欲而禍其身者今泚

將受職於天子以自效其忠於葵之向日庶幾能服其義矣尚當學古之廉吏而不厭葵之食即所謂一飯不忘君也如是則沚之德業將不為大賢君子矣乎沚尚勉之是為記

永思堂記

永春顏侯隆之為吾郡推官三年矣郡人之有事來京師者往往能道侯之德謂其持己正用罰平小大之獄無不盡其心予重之今年侯以考績來北京間過予曰

隆世爲儒家先人均泰秉禮尚義而不樂仕進惟教子孫以學吾母張氏實同德故能成其志隆之粗有立者父母之教也不幸而父即世今雖忝禄食然不能致一日之養此隆所以哀思無窮也其墓在鄉邑之始安今限以官守又不得歲時脩祀焉則隆之心豈能朝夕忘哉因名堂曰永思而未有記敢請文於先生予讀蓼莪之四章而嘆父母之德之大有不可得而報者未嘗不盡然以傷泫然以泣也夫生鞠拊畜長育顧復其劬勞

也至矣辟乾坤之易簡有難以並言者豈奉養祀享之足以報哉奉養祀享不足以為報而又不得以奉養祀享焉則惡乎其不思思也者思夫生鞠拊畜長育顧復之施於已者也思之至則僾然而有見肅然如有聞猗那所謂思成者如此俟之永思其意猶是也予嘗計之人能思其親固可謂孝矣然遠而思之不若近而思之之愈也夫身者親之遺體也於身而思敬愛焉即所以敬愛其親矣而古之君子尤貴於成親成其親亦必本

於善其身蓋居處而思莊事君而思忠臨民而思惠見利而思義與人處而思信言則思不違於禮動則思不離於道如是則人皆謂之君子之子使人謂為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夫是之謂成其親人而能成其親其孝亦可謂至矣校之徒思豈不誠愈乎予為記永思之堂而推言至此者所以廣侯之志焉耳侯其勉之

慈訓堂記

予邑曾兆翀予故人曾公與賢子也曾公與予同遊鄉

校同登永樂甲申進士第時方脩永樂大典公被選為翰林庶吉士預執筆其間為人温厚典重學明而行端縉紳君子莫不以遠大期之書未成以疾卒於京師兆詡方煢煢幼稚毋孺人蕭氏教育之至是孺人老矣兆詡亦克自樹立乃作堂以奉燕處凡所以適其口體娱悦其志意者蓋無不盡其心而孺人懽焉今年來北京謁予告曰先人之不幸也生年纔十歲懵於諸事豈敢冀能有立哉賴吾母隨事訓諭自衣食之所以然與夫

脩身接物之當然者日言之諄切不厭故生熟於耳而存於心所以得有今日者實母之教也豈敢須史忘哉令名所居堂曰慈訓之堂所以表其德也且欲使生之子孫皆不忘則非文無以傳遠敢請記於先生予聞之父之於子也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尊也者嚴重以臨之示之以禮義之制法度之防而約之於中教之道然也親也者慈惠以撫之調其飢飽寒煖之宜起居出入之節而惟恐失之愛之道然也父母之施各盡其道之

常而子無有不立者不幸而失父之教為之母者益篤於慈愛因循將就鮮有不敗其子予見亦多矣兆詡之母孺人於慈愛之中而教道行焉卒能成其子之才以封殖厥家豈非今之賢母哉名堂以彰其德而世篤不忘非過也雖然君子之顯其親蓋有大者焉身也者親之枝也愛敬其身所以敬愛其親也敬愛者何慎其言行之發而已非理不言非道不行則人誰不敬愛之曰此其父母之德致然也使父母之德顯聞於當時視表

著於一家其美之大小可知矣兆翮尚務其大者哉故為之記使揭諸堂上而日覽焉以自勵也

恒德堂記

恒德堂者兵科都給事中姑蘇王君永和名其縣人董綱叔維之堂也叔維世以醫名家其祖伯儒父士源皆有聞於時叔維克紹先業於醫書無不讀而能造乎理之微其濟物之心不異前人而勤厚加焉王與董有姻好故叔維於王君為甥屬王君之母孺人或有疾叔維

旦暮謹視候進良劑輒収奇效一家之人凡有疾求視者叔維不以小大貴賤易意必來視飲之藥無不愈以貲謝則讓不受如此者非一也王君深德之間過予道其善曰永和去親遠不得躬視起居承顔色顧常以疾為憂而幸有叔維使吾母得享和平之福吾亦得以紓其憂而能盡心於所事者叔維之力也且非特施於吾親為然也自吾親以下皆然姑蘇之人有求者叔維視之亦莫不然終始一心無幾微厭倦意非所謂有恒德

者乎故用恒德名其堂既以彰厥善而亦期其久也願先生為之記夫醫者仁道也天地能生人而不能使之遂其生故聖人為醫藥以濟其夭死所以成天地之仁也彼生生之心未嘗有間也故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醫所以成其仁而可不恒其德哉勤始而怠終重此而忽彼切切焉惟利是殉而不顧其人之死生如是而可謂之有恒也乎如是而能成天地之仁也乎不謂之仁之賊不可也文王於恒之彖曰恒亨謂久於其道則

必亨恒其本亨其效也叔維有恒德而篤於施惠其及人當不窮則富之及其身當亦有加而無已惡在切切於利哉夫所謂仁之賊豈足以語此予為記斯堂而推言及此者庶幾王君彰厥善而期其久之意也

重慶堂記

鄞人楊實以明經領鄉薦會試禮部不偶而歸衆皆惜其去而實則欣然喜曰實之大父母父母皆在堂方其來也固將得禄以為榮然離别之慼慕戀之私誠有不

能釋然者今不偶而歸復得致養於朝夕而用其餘力
勉學以俟時實之心樂也而何戚戚於去哉翰林編脩
高先生還嘗使日本道鄞知其然至是為求善書者書
重慶堂三字遺之俾揭於楣閭其鄉友周濂為禮部屬
實乃因瀛來求記瀛之言曰楊氏蓋慈湖先生之後由
慈谿徙鄞實之祖孟𨍭祖母方皆年七十餘父灝母張
亦既五十有餘矣而皆康强無恙實與弟寅日率婦子
奉起居承顔色調其衣食寒暖之宜而親之心懽焉一

門四世萃於一堂盡人道之常而享天倫之樂此豈偶然者哉蓋自慈湖詩書之澤至於今而其祖若父又能脩德樂義以繼之鄉邑之人皆稱為長者是以其盛如此予謂父母俱存人之所欲也然能得之者蓋少故孟子以是為樂之最况大父母之偕在者乎則其樂可知矣天之於人也惟善則佑之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非不善者可能也若實之祖與父謂非為善之應其可乎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之云者非偶一為之而

止而善亦非一行之可名也人於為善累累而不已則天之錫慶亦源源而不窮實之祖父既積之於前而實又善繼於後則福祿之來名爵之加將愈久而愈盛矣故為之記以俟

畊樂亭記

吾邑劉子惠既没之十年其弟廣東按察副使子敏來京師求予記其所為畊樂之亭其言曰邑之西十五里曰劉岡者吾先人之所居也居之前後岡巒衍迤溪水

亘其中溪之上皆平疇沃壤此吾先人所遺之田也吾先人既即世而毋夫人故在堂吾時以推擇為學官弟子而吾伯兄子惠與吾仲兄子和弟子淵方力田以致養乃闢地為亭以為休息之所而名之曰畊樂之亭且因以自號每旦子惠督家人僮僕出就田及其倦且閒矣則兄弟相與笑樂於此亭極友愛之情而盡恭順之意於是時外無科繇調發之撓內無飢寒窘迫之憂有以悅乎上有以足乎下子惠之心何如其樂哉自吾為

御史於朝為縣於福建得間而歸進拜吾親於堂上退而與兄弟相聚於此適稼穡之豐成而喜骨肉之和豫葢自以為天下之樂也及為山東按察副使遠於吾親與吾兄吾心慼焉而子惠乃死矣未幾而吾母亦以疾終此吾與仲兄季弟所以慟恨於無窮也今之廣東於家為便矣然登此亭而思吾伯兄所以奉順吾親而友愛吾諸弟者皆不可復得則吾之哀慼於心豈有已乎而又安能須史忘情於斯亭哉子幸為我記之又曰吾兄

之所以名亭者豈直畊稼之樂哉蓋樂乎兄弟之義而寄於此也今不幸已矣而吾仲兄亦將老焉所以望於吾子姪者猶吾兄弟故吾願有記也予嘗聞子惠而未之識然觀於此則子惠蓋亦樂善好義之士哉嗚呼孝弟非一人之德也然而兄弟或有至如塗人者何也利而已利心生而孝弟之道泯矣則有如劉氏兄弟豈不誠可尚哉雖然君子之立其家固難矣而後能繼之尤難也使劉氏之子姪善承諸父之志而愈篤不忘則其

家之福未艾矣故予為記其説使書於亭上非徒以慰其兄弟之思且以勉其後人焉

思學齋記

思學齋者泰和李仲貴延師之所也仲貴愛其子數延明師以教之閭里有志之士皆來學焉予始以内艱歸故鄉罕與人事接仲貴輙因予親友以范文正公為説請予至齋中教諸生予不能辭也齋始為一間於是增闢之廣加倍予坐東向諸生環列左右相從講學者二

年隨其才質而告語之矣今年冬予以服闋當之京仲貴惘然來告曰先生去矣諸生將何所卒業哉願留一言寘齋中使有所承式而日進焉則先生雖去猶如見先生也予既以思學名齋乃進諸生而告之曰夫君子之所以學者蓋欲真知此理而力行之也天生斯民莫不皆具焉自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以至於洒掃應對動静語黙萬物萬事之作止皆是也由其粗淺者而窮之以至於深微而皆知其所以然之故則知

之至矣隨其事之大小而由之而皆盡其所當然之道則行之盡矣行之而弗知則為冥行知之而弗由則亦豈能自安也哉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者此也吾邑素稱文獻之邦其真知而力行者蓋多矣然人性不能皆善也四境之内蓋有知為孝而不順於父母者矣知為弟而不友於兄者矣此鄉邑之患而諸生之所宜惡也惡之而不反諸身則亦豈所謂善學者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夫堯舜之道大矣而乃

在於事親從兄之間盖事親為仁之實從兄為義之實也然則諸生之所學者豈有過於此乎誠能明夫孝弟之道而躬行實踐焉充而極之以至於仁義不可勝用然後為學之成若徒從事於語言文字之間而傲然自足曰我知學吁亦末矣其尚勉之哉既以告諸生遂書以為思學齋記使寘諸壁間而日覽觀焉俟他日考其成也

菊莊記

菊莊者泰和蕭所芳之居因以為號者也所芳種菊盈其庭然非以供玩好而已葢所芳未生時其先君子嘗夢菊焉既而生所芳遂以名之曰是其生之祥也庶能保晚節者乎所芳承世澤之遺表然為鄉里所重然於其所以命名之意葢未嘗忘也於是而種藝焉曰見此猶吾先人之見庶幾顧名思義敬恭朝夕以不墜其訓會予以內艱歸伏田里所芳延予敎其子相處者二年今年予起復將之京師所芳乃以菊莊求予記予謂菊

者幽貞芳潔之物故君子好之而其堅久之性又足以資人壽者是以南陽甘谷人飲菊潭之水皆百數十歲而康生者又以服菊仙去是豈尋常卉木可比哉然君子所以好之者不在此也蓋於是而比德焉夫善之在人而日彰猶菊之芳香襲人而遠聞也故屈原之賦以飲木蘭之墜露飡秋菊之落英自比焉原豈慕仙道者哉蓋以忠信樂善而不見知於人故言其自脩者如此予於是而知所芳先人所以命名之意矣夫愛其子者

必祝之以壽而洪範所謂壽則又本之德焉其命名之意葢亦有取於南陽之服食屈原之賦詠者矣善者天理之總名而散見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之間所芳體之於身而見之於事則善有諸已矣善立而名隨之雖至於千百歲之遠葢愈久而愈有聞也豈若百數十歲之壽而已哉若是者則不負其所以命名之意而夢寐之祥為有徵矣故書以為菊莊記

曾先生壽藏記

泰和曾先生既營壽藏於縣城西北之高塢巷占原田之腴據阡陌之會城池縈帶山水迴合隱然奥區也然先生尚無恙歲時閒暇杖屨逍遥與客往觀之曰此吾歸處也客或難焉先生曰子何見之不廣耶夫盈虛消息進退存亡之理天地且不能違而况於人乎吾寄於世久矣得全歸於此幸也又何慊乎哉先生字存禮柳溪人祖父皆不仕而皆以忠厚世其家先生尤謙謹和易襟度恬曠超然不累於物其所言行必依於孝弟忠

信其教子弟亦如之世以醫活人求治療者日往來其門先生未嘗以風雨寒暑貴賤貧富易意輙往視予善藥無不愈性嗜酒客至未嘗不飲飲則必醉醉則頽然而睡客主兩忘焉然非其人未嘗與接也其為人如此一邑之人無少長愚良皆知愛先生而士大夫尤加親重焉初娶胡氏繼尹氏長子質中其學行如先生次子文中早卒皆胡出孫良讀書為士人隱亦聰慧尚幼先生生丙申年幾七十矣見其子若孫朝夕愉愉侍左右

益自樂曰吾無恨矣予少先生二十年而辱與為友今年予以内艱服闋將之京師先生數謂予曰子為我銘墓幸及我之見也我將命工刻石以待焉他日葬子不吾見矣嗟夫死生之故亦大矣非知命樂天之君子其孰能無介然於懷哉若先生者其知命樂天之君子歟故為銘之其卒葬之年月則有待後之執筆者此不著

銘曰高塏奥區實附於墉有隆者封先生之宮原田晦晦邑居崇崇山水縈迴和氣所鍾更百斯年歸處於中

以安厥躬以昌其宗知命樂天異此瞀瞀我爲銘之永垂無窮

南園别墅記

去泰和縣南二十里有地曰南園林木茂美田疇衍沃山自閬川馮嶺而出者夾而馳東西相距可七八里有小江自興國界中發源東北流以會於贛水經其地益清澈可愛其山水之勝既如此而園上居民又敦朴少盜爭故予友蕭仲齡之别墅在焉環左右彌望良田深

池皆其所有仲齡課僮奴耕植其中秔稻菽麥蔬茹魚鼈之類隨所取而各足又其子進爲藤縣令有俸資故賔客之來仲齡輙相與酣暢留連以共樂於此仰而觀於山蔭松栢之蕭森遂麋鹿之上下俯而觀於水隨舟楫之浮游玩魚鳥之翔泳樵人漁父之嘯歌耕夫牧子之往來凡接乎耳交乎目者皆其所取樂也予嘗有事於山田獲過之僕夫指以告予曰此蕭氏别墅也將往訪焉適仲齡他出遂不果爲之徘徊瞻望蓋久而後去

予家居五六年思營耕鑿之地以為歸老之計未得也蓋有田園之利者或不足於江流之勝智者弗樂也有江流之勝或不足於山林之雅仁者弗好也兼而有之如南園别墅者其可多得哉宜其樂之弗去而欲予記也雖然南園之勝不特此而已引而望之其南則三顧之山駢立千仞傑出雲表鄉先生蕭子荆讀書之臺在焉其東則王山磅礴雄秀如龍騰虎卧晉仙人王子瑶飛舉之地也其高標絶俗清節超世蓋有不特形而存

不隨死而亡者矣仲齡朝夕之暇高視遠覽超然自樂必有在山水之外者非他人所能知也予生也陋無適用之才年及五十而鬚髮蒼然氣血衰耗耳目手足諸疾交作尚久叨禄食慚負國家他時若得賜歸田里則當扁舟過南園擷芳擊鮮醉飽之餘續康衢之謠以歌咏聖德然後泝而上之陟三顧登王山挹前賢之高風訪仙人之遺蹟以極其餘樂然而非所敢必也姑為之記以俟

南樓記

余友吳世美作樓於其居之南而名之曰南樓因予舅氏歐陽先生來取文為記吳氏世家永和永和於廬陵為近屬其地濵大江有街衢巷道四方之人相易往來市列百貨之饒而其人皆樂生興事務本而節用詩書文字相慕悦禮讓相後先縉紳大夫居於是及東西行過永和者則皆樂從之游雖久而不厭故永和雖名市鎮而人物風俗之美實非偏州下邑所能及也然岡嶺

迴合數十里皆可喜可樂而以民居密比多為高閎之所蔽虧茂樹之所掩翳不得盡其美於耳目之間君子病之憶予為童子時從舅氏讀書於永和與世美兄弟相好也暇則游王仙廟登通仙閣四出而望之凡山水之明秀原田之衍沃浮屠老子之宮長汀密林風帆沙鳥漁夫樵父之舍一舉目而盡予心樂之意謂若得隙地作重屋數十尺以超然遠覽而自足於山水之餘豈非幸哉然予以客寄之一身有不能為此而為之者惟

吳氏兄弟其可乎既三年予輟學而歸歸又十年而竊第入翰林不至永和者葢久前年予丁外艱歸故鄉往拜舅氏訪昔所與游則多無在者幸而尚在則壯者已老幼者亦壯矣周尋舊蹟葢有隱於予心獨吳氏兄弟家益饒譽益振懽然相得之情葢不減於昔而世美之南樓乃獨巋然擴高獨出遺喧濁軼氛埃凡山水之竒觀皆在几席之下世美與客登覽觴咏酹明月而招清風於乎亦何其樂哉予與世美既有交游之好又重以

予舅氏之命則於為記其可以已乎又念予去永和蓋十閏始復與世美接今又將去京師不知再至永和復幾閏則予亦安能忘情於斯樓哉故歴記其事以置於樓上俟他日歸滎故鄉與世美登斯樓覽景物之勝引滿而酌之酒酣興作尚當為世美賦之也

楮軒記

袁生宗範作小軒於其居之東偏既杇鏝矣復加飾以紙焉日光月色輝映乎其中葢炯然而明皓然而潔也

宗範有母在堂又為學官弟子事親從師之暇則學於是軒有以悦乎心而忘其倦也因名之曰楮軒而求記於予夫軒者燕休之居若曰於此而軒豁其心云耳夫心者主乎身而攻之者衆故心為物欲所蔽則不足以具衆理此君子所以欲明其心也心爲私欲所溷則不足以應萬事此君子所以欲潔其慮也明而無蔽潔而不撓則全體具而大用行矣君子之學蓋如是故古之人有因物以致戒假彼以喻此如湯武盤盂之銘與夫

鶴鳴之詩之類是已後之君子所以名其居室欲常接乎目而警乎心者盖凡以為學也君子之學豈有須臾而忘乎心哉今宗範之軒誠足悅矣然以其飾於外而為可悅乎抑以人莫知為此而為之者獨我為可樂乎由前之謂則世之廣宇豐堂雕刻藻繪者固多奚取此也由後之謂則其志亦小矣宗範豈為是哉盖因其明而思所以明其心因其潔而思所以潔其慮以進夫君子之學如古人之所謂者飾乎外以悅乎内非宗範之

志而亦豈士君子所望於宗範哉嗟夫士之務內者鮮矣宗範可謂有志之士也然吾聞之君子無先人之心惟於學則否也故曰當仁不讓於師葢仁者吾心之德而爲之在我奚讓焉宗範於此而不懈於用力則進於仁矣所謂居天下之廣居豈曰低徊此軒而已也姑以是記諸壁間宗範朝夕覽焉而自勉於成君子豈以夫輕且約者自處其身哉

止善堂記

君子之所以植其家者止於善而已矣至其後世欲昌大而引長之非有他道也亦止於善而已矣善者理之出於天而賦於人者也於父則為慈於子則為孝於臣則為忠於夫為正於婦為順於賔客為敬至於凡之友弟之恭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夫逌下之惠臨財之廉飲食言語之不失其時皆理之當然也君子必務乎此而不悖焉然後德成於已而能植其家葢身者家之本也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之云者事皆由理非

可一二計之之謂也其前人既皆止於善矣後之繼者亦若是然後足以昌其家而慶澤有餘矣江河合衆水之流故能逺海納百川之會故能深且廣焉其理固皆爾也然則爲君子者其可不務於善哉泰和之有嚴氏葢四五百年其先有父子相霸國者及徙居泰和衆以詩書科第顯名衣冠之望至於今不替其所以傳之逺者豈非爲善有繼哉予少時以姻家子常得拜元旻先生端確周慎其言行無違於理者葢孝於親友愛於兄

弟厚於姻族故舊而慈惠於鄉之人其有事於公家尤謹禮而畏法其處人是非曲直必公其臨財廉非分所當得者不取也自少至老未嘗變節易意可謂止善之君子矣能再植其家蓋宜也先生卒子誠仲文仲又能昌大之豈非善慶之及哉先生與家君遊如兄弟而誠仲於予為姻家故誠仲大作新堂而問名於家君家君名之曰止善且為題其榜姻親之誼蓋欲厚其本而及之遠也今二十年又以記屬予故為道君子之所當務

者如此而以先生之事實之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先生之善非獨一家之則也嚴氏之子孫世法之則家之昌大有已哉是為記

讀書堂記

予外兄嚴君敬仲名其所居之堂曰讀書而以書來京師告予曰吾嚴氏居泰和累有文學顯者今不嗣久矣然吾已老思俾子孫學於是庶幾有成以不墜先業子宜為我記之予縻於職務不暇作而君數以命予又使

予子積來速文一歲之間書五六至君之志可謂篤矣予尚敢後乎自聖人之道不行而後有書書者所以載道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以至萬事之理莫不具焉後世欲學聖人者必讀書以明道深體而力行之然後可冀也書至秦而焚滅盡矣漢興購求遺書而老師宿儒亦出其記憶以授學者其後書稍稍備然皆傳寫以誦焉唐之末世始有刊印而傳者宋諸大儒闡明聖道至於今書益盛矣當書之未盛行也學者之道

德文章足以紹前人而儀後世者蓋多矣至於感而反不若焉豈非讀與不讀之異哉然讀者所以致其知也致知而不力行則猶不讀也昔之人有能記而言之者自謂足矣徐而視之其於五者之倫與夫萬事之理多悖焉其所讀者徒以餙乎外而已則亦奚貴於讀哉此君子之大患也嚴氏之子孫讀書於斯堂者明聖人之道以善其身行於家達於其鄉則德立而文著矣豈特能嗣其先世而已哉若猶夫人也人將指而尤焉曰讀

書者固如此則聖道之賊也予既於君為内弟視其子孫猶子子孫也故切言之而以復於君俾書於堂壁間以為記

抗雲樓記

胡氏居泰和南逕者十餘世子孫最為繁盛聯比而居故址殆不足容乃多為重屋以麻如龍則其族之傑然者作新樓若干楹其高若干尺巋然出於群屋之上軼埃壒而凌風雨諸山之環其居者可一覽而盡因名曰

抗雲之樓既請予先君子大書三字揭於楣矣久之尚未有記今年來京師請於予予謂抗之為言敵也雲者山川之氣觸石而起隨風而行拔冒乎林木綿羃乎巖壑悠揚衍迤於太虛之中樓惡乎抗哉蓋謂其高與之敵可以攬而有也然則如龍之樓信非衆之可及耶夫厭汙下而樂高明者人之情也卑卑而居昧昧而游其耳目所見聞不越乎藩籬之外則其規模狹隘志識凡陋真若斥鷃之微惡足以語鵾鵬之大哉惟居高明遐

視而廣覽則其胸次悠然曠然迥出於塵俗之表此則達人之高致也如龍之志其出於此也乎雖然如龍以抗雲名樓豈特並其高而已哉當於是取益焉君子之自脩凡物之接乎已者皆進德之資雲變化之物也其色不同則人之好惡亦異周禮保章氏以五雲辨吉凶蓋於分至焉覩之黃為豐青白黑赤者垂喪水旱之兆也然則雲之黃者人情之所喜君子之愛人澤物者似之其餘則否如龍承先人之慶世有貲業能惠利於其

鄉一鄉之人望而愛之久矣今居新樓之高廣耳目之及益思與雲之黄者抗其美此則君子之德也如是則人望而愛之者豈有已乎若論語所謂上達而進於高明乃學問之極功如龍倘有志乎此俟他日登斯樓而相與講焉

懸壺處記

廬陵鄒氏世業醫而尤精於醫小兒蒯晚盡傳其術以治人無不愈凡其所至求藥者爭趍之因名其寓曰懸

壺處前十餘年菊晚嘗因梁叔冡求予記予未暇作今年予子稍來北京復以爲言予嘗讀神仙傳見壺公者賣藥汝南市中人服之有竒效懸一壺肆頭市罷則躍入壺中市掾費長房異而往拜之因得隨入壺後乃亦傳其術神矣哉其言也菊晚之懸壺其真若此也歟假託以自況也然予觀之醫之道皆自上古神聖爲之其後若扁鵲兄弟倉公華佗之輩或視色或視毫毛或察聲音即能知人之所苦飲之藥皆竒中至於解顱理腦

剖腹滌胃俾死者生危者安其術蓋神矣菊晩誠能乎此則亦壺公也而何假託云哉菊晩嘗至予泰和予家之子孫有疾者皆求菊晩則泰和亦菊晩之懸壺處而予諸子孫皆飲壺中之藥者也其惠不既溥矣乎抱朴子嘗謂學仙者固以金丹為本然尤積衆善則其成之也易而欲積善莫如醫則醫固為仙之資也壺公之賣藥汝南亦云謫仙而思復者菊晩精於醫其惠之及人益廣則善之積愈多將不違世絶俗超然而久存者乎予

蓋不得而知也然嘗聞之壺公昔以一杖授長房曰騎此任所之而其藥多有能引年者予慕之久矣今既老且病而去鄉益遠倘菊晚壺中有焉則幸以遺我使神全體輕將騎此杖與菊晚翱翔上下於鴻濛汗漫之中豈不快然自得哉菊晚果有以遺我乎姑為之記以俟

雙桂堂記

雙桂堂者泰和張君日省之堂也日省好善樂義有二子珪球皆教之明經以舉進士為業宣德二年皆就試

江西在高等鄉人榮之明年會試禮部皆得為教官鄉人又以為榮盖泰和之舉進士者固多不能二人出於一家二人出於一家者有矣不能同出於一時同出於一時者有矣不能皆同氣之親令於珪球見之於是舉酒相慶於日省之堂而以雙桂名焉今年予子積來北京日省以予戚也使屬為記昔者晉武帝開東堂策士郤詵射策中第一武帝問之對曰臣對策如桂林一枝崑山片玉由是以科舉發身者皆取喻於折桂唐人載

於歌詠多矣今日省二子皆自科舉得官則雙桂之名宜乎其揭於堂也昔者君子之教其子也皆欲成其才然能必其成蓋難矣成才而得名薦書受官使固足以為鄉里之榮然而愛其子者必使德崇業廣而大有譽於世然後已寻知鄉人老長所以名日省之堂如此者非特榮之蓋亦期之也夫桂者後凋之物當霜雪嚴沍之時凡植於土者莫不枯槁憔悴獨桂樹蒼然立於霄漢之表其貞心勁氣與其用之益於人皆非其他草木

所能及而君子之飽於仁義不為世俗之所移利欲之所搖奪沛然有以澤乎天下者似之然則日省之教珪球與珪球之所宜務者固當不止於此也苟德業益進而及於遠大焉則將為邦家之光非止為閭里之榮也此鄉人老長名堂之意予故推言之以為雙桂堂記

讀書堂記

讀書堂者蕭朋漢甫所作之堂也蕭氏世居南溪以詩禮著聞朋漢復自南溪徙居武陵橋既作新堂聚經史

百氏之書使其子朝夕讀之以求聖人之道且曰吾非以遺一世也求予為記以告其後人於乎朋漢之志偉矣夫古之聖人所以教人者必求諸其身自聖人之道不行而後載於書故欲求道者必始於讀書書者道之所由以明者也聖人之道莫盛於堯舜湯武周孔皆學焉而聖者也然則非湯武周孔者何可以不學而學何可以不讀書哉知之既至而行之又力則幾於道矣堯舜之道與天地準而孟子以為孝弟而已蓋孝弟之行

根於人性故孩提之童皆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皆知敬其兄此豈偽為哉其得於天者蓋如此此所謂仁義之道也仁之至而萬物遂其性義之極而萬事得其宜蓋有不可勝用者矣故堯舜之道至大必本於孝弟然則讀書以求道者其必自孝弟始乎體於身行於家而達於天下則為學之功至矣泰和文學之邑也讀書以求道者多矣其困於無資疲於力役而不暇學者不少然能奮發以進於道者亦有矣今蕭氏之子孫承前人積累

之餘而當太平無事之日得優游以學於此堂亦何其幸哉誠從事於事親敬長之間求其不可勝用者而盡心焉則足以立身而顯其親此則朋漢甫之意也若飽食逸居交非其徒獵陳言之餘悖仁義之趨以譁世取譽而自以為能讀書者則非朋漢甫之意矣故為之記以勉其後人焉

一經堂記

往年泰和蕭尚仁先生以書經教授鄉里一時從游者

多英俊之士而韋存方與馬存方尤聰敏好學早夜不懈蓋欲有以自見於時蕭先生最愛之存方學日進而家事益滋出不得如其志久之徙居南昌而吾邑士大夫往來南昌者多與存方游亦時時道其所學皆有以當於人心前監察御史宋琮萬鍾翰林侍讀滘潛用之刑部主事楊相之宜初就試於有司退而存方閱其藁曰三君子皆當升而宋公居上已而如存方言宋公乃居第二為易經之冠於是人皆知存方之學之識而惜

其不遂顯也未幾存方卒其子建勲欲承其父志買地東湖之上而作髙堂焉以其父所讀之經置其中取韋賢父子事而名之曰一經之堂且曰吾世澤不泯後之子孫將有能讀此書而興起者其舅氏蕭宗勉為予道建勲之事而求文為記憶予前至南昌時不及見存方而識建勲雖甚少然已闓爽異常人又二十年乃聞建勲壊偉豊碩謙恭執禮善事其母而尊敬士大夫且其心汲汲於承先志啓後人如此是皆可嘉也夫經所以

載道也讀經者豈徒誦其言固將行其道也道莫盛於堯舜而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蓋孝者仁之實弟者義之實始於事親敬長之間而終於黎民於變之盛仁義蓋有不可勝用者焉然則讀經者亦修其孝弟而已矣建勲事母而能盡婉愉愛敬之心事長而能致恭謹順從之節則身雖未顯而政固行於家矣善積之久而天佑之子孫之興有必然者昔漢韋氏自孟以經學相傳者非一世至賢父子始大顯建勲其世保之毋自

懿以止也則媲美前人不難矣故為之記且以勉建勲而又以告其後人焉

積善堂記

泰和城西曾氏自成都提舉安強兄弟以文學著至寳慶通判如驥又以節義顯故曾氏遂為望族通判孫國定國定子俊甫俊甫之子叔仁叔仁生賢可德可再傳至自省自清皆世積忠厚不忝其先人子幼時識自省自清寛裕篤實恭儉簡靜未嘗有非禮之言不正之行

田園池沼滿近郭諸老朝夕杖屨往來不在西陌在東阡人咸尊重之又嘗讀智林塔記及仰山祠碑而知修塔建祠及甃登科之路七八里以達於祠者皆叔仁所為叔仁尤好善孜孜不已此特其一端耳然後信夫曾氏所以悠久者雖提舉通判之澤而後人承藉封植之厚亦不可誣也叔仁嘗作堂而以積善名之蓋欲紹其先以裕乎後今其曾孫保正世守焉懼其先人之意不白也來求予文以為記嗟夫保正之志誠可尚也已昔

之人氣勢熏灼於一時以擴大其基業者皆欲傳之百世而不窮也然而勃焉以興忽焉而仆名田甲第不能終其身而有之或一再傳而影没跡絶無遺餘者有矣其所積者不足以善後故也其有行仁義法先聖守詩書之微言伸吟於朝夕之間或遂顯且貴矣乃益以法度自守不敢一置身於不善之地其强且大雖不能赫奕以動人然而一畝之居百畝之田傳之愈久而猶存者豈獨子孫之能善繼哉所積者不同故也易曰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之謂也夫善者天理之揔名而積非一事之謂也蓋自洒掃應對起居飲食之微以至於事親從兄忠君親上隆師取友仁民愛物之實皆是也惟皆循其理而無違則德成於身而澤垂於後矣子不見夫陂澤乎是水之所鍾也深則其流也遠雖有旱暵不為憂也若洞庭彭蠡則所積者愈廣而所出者愈無窮子慎積之哉毋縱怠以止也則可以不愧乎祖宗而有裕於子孫矣是為記

思成堂記

泰和朱漢雲名其堂曰思成之堂因予執友陳先生仲亨來請予文為記其言曰漢雲二歲而喪其父又四年而失其母今年已五十矣其所以能自立不墜者皆先人之蓄德儲祉然而不獲申一日之養焉此其所以哀思無窮也又曰堂之作先人之遺業也因先人之業而迹其故蓋目擊而親在焉豈能須臾而忘乎心哉願因子為著之嗟夫此孝子之心也於是而可書矣夫人子

之道莫大於事親是故時其起居候其顔色調其飲食寒暖之宜油油翼翼不忍去左右然於其没也而猶有風木之悲故内盡其心外盡其物春秋之祀不敢怠焉然猶以為祭而豐不若養之薄也於是而有終身之慕於乎此所謂孝也漢雲不幸而早失其親於養有不逮矣則漢雲之孝思豈以老而有窮哉此思成之堂之所以作也商詩曰綏我思成盖親之没久矣因吾之思而有接焉是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與志意樂嗜及其至

也則肅然而若有見僾然而若有聞此於其奉祀之時然也若漢雲則無時而不思思之則無時而不見漢雲之孝於親其賢於人蓋遠哉雖然君子之孝不止於思也蓋言有不信非孝也故言則思誠行有不敬非孝也故行則思敬所謂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也夫如是則能敬其身而有以成其親矣豈非孝之大者哉朱氏家古平在縣東南六十里以殷盛稱一鄉而漢雲則其族之賢者也故予為記斯堂而

廣其志如此云

光遠堂記

泰和嚴士臧治堂於其居之西而問名於家君家君名之曰光遠之堂且爲題其榜葢二十年矣今年士臧來北京告予曰惟吾二氏世有連名吾堂者尊府君也今尚未有記敢以累子葢嚴氏之先可求相吳子續又相南唐既尊顯矣金陵之亂孫美南奔始家泰和在宋震爲常州推官執衡同知臨安師愈教授福州朴山先生

著易説徵授祕書省校勘子驤父任節幹用父仕元為高安縣尹國朝則從禮先生為國子學正士臧之祖也自吳至今四五百年衣冠之望未嘗替其光耀悠遠可知矣家君以是名堂葢宜也予竊思之光以所發言也遠以所至言也語曰膏沃者其光華源深者其流遠然則所以光且遠者葢有其本矣詩書之訓其嚴氏光遠之由也詩書以載聖人之道聖人之道莫大於為仁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推之以仁民愛物而至於不可勝用

然後為仁之德成仁固天之所佑也故仁者必有後又繼續而引長之則光輝發越豈一二世而已嚴氏居泰和若干世其光遠如此者信有以致之矣名堂之意欲因其末而推及其本也於乎士臧其念之哉世之所謂豪傑多矣其始非不赫然盛也有及其身而泯者矣有一再傳而泯泯者矣茍或延其世然晦而不彰昒而若亡者有矣其如嚴氏者可數也豈非詩書之習繼與不繼之驗歟士臧宜益務此加其膏浚其源則光且遠

有窮哉叔孫豹甞謂立德立功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朴山先生之書蓋庶幾所謂立言者又勉於功德以啓佑其子若孫子若孫敬承而加厚焉則斯堂也雖百世有耀矣故特記之以告其爲子孫者

修靜軒記

江陰多大家其貲富甲於鄉里者有之貲富而能自修以有及人之善葢少矣予姻友嚴士正為其邑訓導為予言陳孟時與其弟孟寛葢所謂好修之士也陳氏之

貲産在江陰為盛而孟時兄弟不以是自高退然以脩身為務取諸葛武侯靜以脩身之語而以修靜名其軒於人倫事物之所當為者皆盡心焉退則兄弟處於是讀聖賢之書考其所以修身治家者深體而力行之凡世俗之所馳騁炫燿未嘗萌於心其賢於時人遠矣顧為記之士正端人也其取友必端則予於是軒可嘿邪天之生斯人也有物必有則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莫不有理焉斯理也必沉潜以察之而從容以行

之不可以躁且率也是以君子之務自修者必貴乎静
外物不交於其前則此心恬然乎其中於夫事物之理
得以究觀而順應焉如是而失之者鮮矣此章甫逢掖
之流之所勉而能也而孟時兄弟能之豈非誠賢於人
遠哉予嘗觀之世之貲富者往往用以自豪蔑禮而棄
義肆慝而作非極其才力之所能以兼并傾奪羞擾擾
焉不置也及乎天之定也卒舉其所自有者而盡失之
使能静觀夫理之所宜而自修焉則其臧也有已乎由

是觀之孟時兄弟所以安其身保其家可以久而盛者
蓋静以自脩之效也士正又謂孟時兄弟輕財而好施
凡貧無食者與之粟有貸而不能償者焚其劵死而無
以葬者遺之棺置義塾以教里之子弟造橋梁以濟不
通若此者非一也蓋静而有以見夫仁道之當然者故
能爾是皆可尚也故為之記使觀者有所興起云

積善堂記

任城蕭氏在邑南鄉為大家咎美則其家之傑然者也

蕭氏自唐大順間由金陵徙居任城世以能積善為名其初有克俊者大其室居而名其堂曰積善之堂高樓廣宇輝映閭里之間元季兵亂傍近屋皆燬焉而茲堂獨存鄉人皆指目嘆曰此誠積善之所致也於今已十餘世矣韶美以其久而弊也乃撤而新之其制度宏壯不減於昔既求予先考中憲公為書積善堂三大字揭諸楣間復來請予文為記予於此益知夫為善之不可以已也夫天之所以賦畀於人者蓋有善而無惡而人

之所以脩於已者亦當為善而不可為惡知善之當為而為之不厭是之謂順天知其不善而力為之以自陷於邪僻是之謂逆天天之道佑善而灾惡故惡者之困乏其身而遏絶其後人宜不如善者之昌而久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之謂也予嘗過南鄉道溪口入鳳岡遥望任城雞犬之聲相聞其原田衍美室屋鱗次固知其非衰家也而鄉人又為予道韶美之好賢樂善非庸人可及其可謂善繼其先

者歟泰和之故家大族多矣今之久而存者皆昔時之勉於為善者也其間以豪俠財力臨一鄉而以為善為廷者其後之興廢存亡可知已於乎韶美之居斯堂而思前人之所行其益勉於為善哉傳曰善於其身而福及其子孫韶美勉之而其後人又加勉焉則斯堂之傳豈有窮哉故為之記堂成之日則年月日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四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李鳳舟

抑菴文後集卷四

明　王直　撰

記

泰寧縣儒學新作明倫堂記

正統十二年四月乙卯泰寧縣儒學新作明倫堂成教諭李卓以書來京師請於予曰縣學之有明倫堂舊矣其始在禮殿之東洪武初為縣者以其敝也改作於禮殿之後因其地勢而為之充拓之不加計慮之不審殿

堂相覆壓簷宇相蔽虧無閎達之觀有欝塞之嫌其中吟詠之舍肄習之所可以納日月之光者葢無幾非特學者不以為快達官顯人至是亦未嘗不嘆其隘且逼也卓之始至甚病焉且以其密邇殿庭詩書之誦夏楚之施賔容之往來使令之人之走集喧嚚之聲不絶於耳非嚴肅以安聖靈之道也况歲久復敝思一新之而未能邑之者老來言曰昔者堂搆在東高大明爽山川之勝當乎前皆若效竒獻秀於茲堂者葢一邑之偉觀

也是以前代之士之學於此者相繼甦天下聰明茂美之才亦累累有焉載之縣志可考也改作以來七八十年名薦書者有矣取進士者僅一人是雖本於學問之至與未至抑山川雖勝而玆堂僻絶不足以當其美與若復從其舊則嘉惠敝邑厚矣卓遂以白於縣主簿黄琊首許焉縣丞周仕良力賛之皆出貲為倡簪纓之家詩書之族好德尚義之人亦相率來助乃治其故基辨方正位聚財鳩工晨夜展力中為明倫堂右左為明德

養正二齋知縣洪鏞後至協心一意數課勵以相其成而捴其大都者則邵武府通判郭侯和也以正統丙寅十二月興工蓋五閱月而畢規制宏敞有加於舊凡諸俊秀皆悅而願學於斯來游來觀者亦莫不稱其盛也是宜有記以傳於永久今學校之設徧天下其祀先聖則有廟而講道辨德則在於斯堂之中蓋所謂立教之地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乃人之大倫有親有義有别有序有信其道之當然也明之則叙不明則斁天

下之治忽繫焉舜之命契三代之立學皆以明此而已明之者何盡其道而已而道之行則又本於五者之德焉體之以仁而益於厚制之於義而盡其宜禮以謹其分之嚴智以辨其理之正而信則以實其心之所發也如是則倫明矣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治化之盛將不與唐虞三代等乎泰寧邵武屬邑也其地多崇山峻嶺舟車之所不通物産富饒風俗淳美故民生皆足以自養而無慕乎外其於人道之當然天理之本

然雖或未能盡知而行之然具於人心者未嘗泯詩書之訓所以致其明之之功者亦未嘗廢也今茲堂既新復以明倫榜於上為治之賢典教之儒師皆可謂知本者矣來學之士誦其詩讀其書仰而瞻其名俯而思盡其道治於身行於家施於鄉黨州閭忠愛之誠積於念慮之微達於事為之著又擴而充之至於無所不用其極則教學之效成若其文章之著見亦皆道德之英華將可為後世法豈但一時魁多士而已哉此任治教者

之所深望學者之所當勉也誠能乎是則無負今日興作之意矣卓予同邑人嘗從予遊蓋有志於道者故為之記俾刻諸石以告焉

瑞芝堂記

瑞芝堂者吉水宋士會所居之堂也堂在灞水西挹山川之秀遠城市之擾田園可以資朝夕林壑可以供遊眺詩書之儲禮樂之習可以備講論而適性情兄弟閒暇相與燕休於此蓋雝雝然和怡怡然樂也正統丁卯

夏五月芝生於其書室中凡三本秋七月又生一本於其居之右大者如盤小者如盂精彩絢爛醲郁芬敷蓋金玉之鏤錦繡之舒不足以喻其美且腴也鄉之老長聞而觀之皆嘖嘖譽嘆曰此神奇之產宋氏之瑞也夫天地生物未有不資於人者播種之封殖之然後得遂其生此理之常也茍非人力則天地生物之性亦惡能遂哉今此芝也生於幽靜閒曠之處不種蒔而育不滋殖而榮其容質之美非世俗所常見他物所能比此殆

不可以常理論矣不謂之神竒之産宋氏之瑞可乎宜
名斯堂曰瑞芝堂其弟南京尚寳丞士髙以書道其事
而請文為記傳曰和氣致祥凡物之為瑞者皆和氣發
育芝之不資於人以生則宋氏和氣之應可知矣然此
豈一日之積哉予與尚寳之尊府長史君為同年而知
其兄弟相友愛甞一造其家伯兄子琳甫延客坐長史
君與諸弟侍左右雍容談笑禮意周浹伯氏有言皆敬
聽尊俎之間進退拜跽藹然和氣可挹也予於是而知

宋氏之福蓋末艾令芝之為瑞豈非士會兄弟克紹先德而致然歟且生不於其他而於書室者非以孝弟之道具於書讀其書踐其實和之所由致也歟然則士會兄弟欲篤於是道其可不勉夫學哉果學進而德修則和氣之應豈特草木之瑞也有元之時會川有尹先生四兄弟伯仲同乳皆九十歲二季亦各八十餘敦行孝義友愛敬讓鄉里化之士大夫歌詠焉邵菴虞先生為之序以人瑞稱之謂非草木之瑞可比也士會兄弟勉之

學益進德益脩則其所至將不與尹氏兄弟等乎此予愛厚之意也是為記

留耕軒記

君子之善其身而裕乎後者豈有他哉治其心而已矣心者天理之所寓人事之所頼以酬酢者也治之者何去其所蔽使受於天者常存而應於人者常得則善身裕後將何所不至哉昔馮文懿公嘗取辟於地而賦詠之其詩曰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方寸地者心之謂

也耕者治之使不為物欲所穢也文懿蓋能治其心善其身又以遺後之人而亦使之善治焉其所見之卓度越常情遠矣哉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陵張公志忠自幼知有此詩每誦於口而快於心及既能書但遇筆輒書之於几案墻壁可書者皆書不特楮素之間為然也此其心蓋與文懿有默契焉者因遂以留耕名其軒而於自治益敬慎不懈凡利欲之私可以為心之病者不使汨於其中及登科第任風紀推其所存以施於仁

民愛物其功效在人耳目而人莫不稱其賢然豈特善其身而已哉亦將以詒後之人而世篤不忘也予嘗觀之世之為人父祖者皆思有以遺子孫使足於自養往往竭智殫力以求之横肆於阡陌之間蕪穢於方寸之内於是人尤之天厭之腴田沃壤不能終其身而有焉或因之以累其後安望其能自養也由是而知君子之所以善身而裕後者非以治心為之本與志忠以聖人之道治其心而行諸其身辟之治田而長嘉穀苗而秀

秀而實亦既食而飽矣其田固自若也使其子孫菑播是勤而去其蕨遂其成則食其實有既哉志忠求予記故推行其義俾揭於軒之壁而以告其後人焉

凝翠樓記

予泰和多大家灌溪其一也灌溪在縣東南四十里尹氏世居之而以貲富科第顯名彥偉蓋今之傑然者也灌溪多好山彥偉好之思舉目而盡其勝乃作新樓巋然出於羣屋之上閒暇則登以望焉見山之蒼然環列

高者下者特起者離立者窈而深迴而曲者如鵬騫如鶚峙如虯結蛇蟠虎豹踞而蛟螭走千態萬狀皆在乎履舄之下嵐光秀色飛碧流黛隨風飄泛凌冒遠邇披拂乎帷席衍溢乎軒窗雖昔人之居終南少室所以寓目適情者不是過也彥偉樂焉因名樓曰凝翠之樓今年其子資悅來北京因進士蕭孟勤羅崇本求予為記予昔家居時常接彥偉觀其容儀聽其議論而知其賢於衆人遠矣及今而聞其好尚如此則於記斯樓可已

邪夫山水之美所在有之茍不遇人而愛焉則遺棄荒遐寂寞之野樵夫之所往來牧子之所陟降故知物不自美因人而彰不偶然也地與人相遇矣而或不遇其時憂患勞役奔走於塵埃氛霧之中雖有殊勝不暇一顧玃玃敗乎外蟲𧎹𢧐乎內亦惡在其為美哉今灌溪諸山既與彥偉遇矣而又當聖朝治化之隆上下相安於無事故得以其餘力治此樓而窮夫觀覽之勝豈非幸哉抑予聞之孔子曰仁者樂山葢君子之好尚必以

類山之能生物者仁也君子以仁存心其德相似故樂
焉彦偉居斯樓挹山色之蒼翠當必厚乎心之仁施其
惠利以及於一鄉使窶夫細人皆欣然有和豫之色信
如孔子之所云者則彦偉之令聞與斯樓之勝槩皆可
以久而不泯矣故記之

思濟堂記

番昜胡秉常以醫名京師嘗扁其堂曰思濟中書舍人
解禎期與之相厚也求予為之記曰胡氏世家廬陵秉常

曾大父仲和始避兵居番易故今遂為番易人大父中厚精於醫開衛生堂施藥以濟病者番人德之洪武中用薦舉為兩淮運使卒父以寧尤精其術至秉常三世矣其汲汲於濟人猶大父之心也名堂之意蓋如此嗟乎秉常其敏於仁者與斯人也同受天地之氣以生故凡與我同類者皆同氣之親也是以聖人一視而同仁伊尹相天下一夫不獲其所則耻之此豈有彼我之間哉醫之為道亦出於聖人所以成天地之仁而為人司命也君

子學而行之視人之有疾痛者不異在已必使之遂其安不亦伊尹之心哉故昔之人欲達則為良相不達為良醫此無他思推其仁而已雖所濟者有遠近多寡之不同然隨其所可及而施之賢於壅而不行者君子之心固如是也秉常其同乎此心哉京師之以醫名者不可一二數其心如秉常蓋少矣予嘗聞於士大夫秉常赴人之急不以風雨寒暑為辭不以貧富貴賤易意予固賢之屬予有疾求秉常其殷勤篤厚誠有賢於人者秉常

持其恒心至於久而不變則人之蒙其濟者可勝計哉然因是而思之世之為州縣者受爵祿之榮固當思天子同仁之心以惠其民然而汲汲思濟其民者恒少汲汲思濟其欲者恒多使皆若是汲汲然思濟其民則民之病有弗瘳者乎故為記斯堂而併著之庶或有儆也

竹鶴軒記

吏部司務何君彥澤於私第作小軒植竹數竿竹下置鶴焉每時雨初霽清風徐來或明月正臨白露微滴竹

之植者皆娟好凈秀而斯鶴也或俛而啄奮而舞戛然而長鳴彦澤狎而玩之其心有甚適者因名軒曰竹鶴之軒或者曰彦澤非隱者也其顯仕久矣彼洛陽之牡丹維揚之芍藥嶺南之孔翠其容色妖麗而文采絢爛足以悦乎目快乎心昔之顯者蓋常樂此矣若竹與鶴雖曰清雅絶塵然其聲色臭味豈足為悦哉是固畸人逸士之所好也彦澤不彼之樂而此之好其亦異乎且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昔之人有好鶴

而致敗好竹而取嘲者皆留意之過也彥澤於斯二者偶一寓意焉可矣而至以名其軒無乃留意於物乎此非所望於彥澤也解之者曰凡人之嗜好必以類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以其體之似也彥澤神清氣和而襟度恬曠超然不累於俗竹與鶴蓋似之是以好之非若衛赤之簡賢王猷之傲物也且好惡人情之所有也顧所發何如耳晉王右軍之清而好鵝陶淵明之達而好菊唐李白之雄放而好白鷴宋周子之賢而好蓮花彼皆仕者

也然不屑於富貴之樂而獨好於此其意皆有所寓也彥澤蓋亦若是矣若劉伶之於酒祖約之於財阮孚之於蠟屐樂之終身不厭則其情之蔽識之偏視彥澤所好其清濁相遠矣此何足以為病予友李公時勉聞之曰是庶乎彥澤之意哉予曰然則然矣而予所欲於彥澤者不止是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亦資之以成德也不然則徒好而已詩淇澳三章皆以綠竹起興美武公之德積而至於盛也鶴鳴二章皆以鶴鳴為比言誠之不

可掩而人之不可不誠其身也皆大賢君子自修之實也彥澤宜加意於此哉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問之功亦貴於無已彥澤誠加之意焉則固大賢君子也於竹鶴之好非徒細娛而已矣李公曰子之言彥澤所樂聞也盍書以為記俾揭於軒之壁間而朝夕覽觀焉乃為書之

凝翠樓記

吉水陳龔祖居邑之住岐蓋南唐門下侍郎喬之後七世祖惠卿仕宋官至迪功郎入國朝來龔祖諸父孟桓

孟躬皆舉進士孟桓為蘭陽令孟躬三為郡博士至其姪素亦登進士第而自請為教官此其已顯者蓋衣冠之族也今年襲祖來北京而素亦自沙縣教諭考績來過予言曰住岐當山水勝處襲祖之家又據其勝然為岡阜之所縈抱林薄之所蔽虧不得以盡覽焉於是作樓若干楹巋然出於羣屋之上凡山水之勝始可一覽而盡得之蓋鼇山在其南岐山在其東欝盤深秀歷四時之變而不改其色江自章貢來北經王峽然後引而

東蔣沙綿亘乎其西嘉木茂樹挺入霄漢環而望之紆青繚碧浮藍飛黛皆聚於此樓誠所謂奇觀也惟江山之秀非樓無以盡其勝而兹樓之勝非文無以彰其美願請記於先生予謂山水之可觀者豈獨佳岐哉然而有顯不顯繫乎其人之遇不遇焉昔柳子之居柳與永也二州佳山水州人多不知好於是剗荒穢開蒙龍發清泠披莽蒼凡蓋藏掩覆於千百年之久者一旦皆軒豁呈露至於後世人得以知其美而遂觀游之樂者以

柳子故也豈非山水之幸哉茲樓得山川之秀而自龔祖作之其亦可謂幸也已雖然地以人而勝君子之善其地尤莫善於繼其先侍郎仕南唐忠義之心炳如日月庶所謂立德者此陳氏之望也為子孫者當思有立以繼之則山水之秀當益增非特一時之奇觀而已故為之記使陳氏之子孫登斯樓者覽之而思自勵云

歸來堂記

瓊山教諭萬載蕭希曾既歸老於家名所居堂曰歸來

之堂因其鄉友刑科給事中郭君邦器屬予記曰希曾以永樂甲午鄉貢進士典教於閩中後復改瓊其學足以教人而才行亦足以治人當路者累欲薦之然以其有疾不果希曾安於此職一不以介意既得請而歸其心誠有以自樂也蓋嘗於其先廬之後構屋凡百楹而名堂曰榮恩今又別作堂以歸來名之榮恩志其進歸來喜其退也且地多佳山水鵝峯矗乎東雲嶺屹乎西夏山拱揖於前龍窩峻拔於後其岡巒之秀草木之茂

煙雲之變態清泉白石之流峙羽毛之類飛走而上下
遊人行侶樵童牧豎嘯歌而往來其中良田可以稼深
池可以漁閒原隙地可以供桑麻蔬果凡養生之具皆不
必外求喧閙塵雜之所不到希曾燕休於此堂固已囂
囂然矣而外物之足乎心接乎耳目者又如此皆其所
樂也予謂古之君子壯而仕以行其道及既老且倦矣則
致其事而歸仕有常祿歸有常業是以進退自得也後
之君子或以官為家故有溺而忘歸或素乏常業而無

以為歸於是有貪位之譏竊禄之嫌我朝列聖以深仁厚澤涵育天下天下之人無無業之家仕者之老而倦也則不欲煩以政使歸休於田里而無留禄之人此太平極盛之世也希曾進而享其榮退而遂其樂豈非君子之幸哉然君子之樂不徒樂也樂則形於言希曾必有以歌詠聖化發為治世之音後之人得觀於此而聖朝之美著矣則歸來之堂豈不亦與有耀哉故為之記

貞壽堂記

貞壽堂者何安成蕭希進與弟希遷奉其祖母之堂也堂而名曰貞壽者何所以著其德而美其福也婦人之德非止於貞福亦非止於壽也而獨以貞壽名者何蓋舉其重者名之也希進之祖懋廣早世其父紹芳之生始數月祖母劉誓不改節撫育而教誨之紹芳年二十五與其配相繼沒希進兄弟皆幼又賴劉氏之德底於成蓋年二十而寡長育其子孫逾久而不變今年七十二矣此貞壽之所以名也昔之論女德者必先於柔順

柔順者剛健之對陰陽之義也而孔子於坤之彖則曰柔順利貞貞者知正而固守之之謂予取以為則焉夫處閨門之奥有夫子之依柔順誠德之美也一遇事變履危難而必曰柔順焉將不至於委靡而苟從矣乎柔順以處其常貞以處其變而後為女德之全方劉之為婦非不足於柔順也及災罹禍變蕭之嗣續辟一髮而引千鈞卒能殫心盡力以再造厥家非其志之正守之固毅然自任而不回安能如是哉今年踰七十貞者之

所宜也松柏之貞冒寒暑歷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由是而大百圍閱千歲其理固應爾矣然則以貞壽名堂斯不亦稱情也哉希進兄弟奉養於斯堂豐其服食調其起居而娛悅其志意者所以報德也亦可謂能孝也矣嗚呼世之為婦不幸而早寡者何限然或去而之他至於覆人之宗絶人之嗣者有之未必非柔順之過而貞不足也恒之辭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然則從一而終婦人之貞得吉之道也若之何其可忽哉故予記斯

堂而反覆著之聞者亦將有感也夫

奉親堂記

辛里謝氏於安成為故家復昌則謝氏之良也今年既七十矣其子貴祖等作堂以奉之朝夕侍左右順適其起居承候其顏色調其衣服飲食寒煖多寡之宜而其心懽焉族之賢者濵州學正利貞為名其堂曰奉親之堂既而貴祖來北京求予文為記夫親者子之所由有其身者也生成之德大矣譬如天地然不可得而名亦不

可得而報也雖然豈敢忘哉天之生物不能有報者惟其無知也若人則異於物矣然求其報豈奉養所能盡哉而非奉養則無以致其情故奉養者乃所以報其萬一焉耳矣夫人必本於親而必奉養焉且猶不足以為報而有不能然者則謂之何哉蓋亦草木禽獸而已矣君子奚取焉若貴祖者宜為君子之所重也昔嘗聞之君子之事親莫善於養志尤莫善於成親養志者以其親之心為心也是故敬其所敬愛其所愛致其所可欲

去其所可惡不使少拂逆焉此之謂養志至若言必循理而無過言行必由道而無過行使人皆曰此君子之子也是與其親為君子矣此之謂成親養志固善矣而成親其至也能如是則其奉雖薄而孝則大矣況又備物之稱情也哉庶乎其可以少報也貴祖讀書知道理且既能奉親矣予欲勉其進於大也故述其說以為記

思敬堂記

思敬堂者惠安伯張君琮所居之堂也君貴戚大家其

祖姑為仁宗皇帝聖后實生宣宗章皇帝是謂太宗文
皇帝嫡長孫文皇帝定儲副宣宗遂為皇太孫勵志詩
書緝熙聖學其朝夕左右輔翼賛襄必擇天下之賢於
是君之祖前恵安公以元舅之親實當其選章皇帝躬
堯舜之資居元良之任仁義道德沛然洽於天下雖聖
性髙明有以致之而輔導弼亮之益蓋公有矣上篤厚
親親視戚里最重果賢且良則敬禮加焉夏之塗山殷
之有娀周之任姒不能過章皇帝嗣大位推本母德之盛

與舅氏毗輔之功遂進公為惠安伯而張氏之福禄榮名赫然無與比者公嘗言於衆曰吾幸以戚里之親受文皇帝顯命俾日侍皇太孫夙夜思所以報上者惟求之古人孟子謂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此吾心之惓惓也衆皆以為誠然公既即世朝廷念公之深復以君襲伯爵益增戚里之榮君慨然曰昔吾祖恭敬事上天下莫不聞今餘慶遺澤復及於吾將何以為報哉吾聞之禮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又曰敬德之聚也能敬

必有德吾其益勉於敬乎乃以思敬名堂而屬予為記君子修己以敬推之以安人安百姓而已焉此聖人之教大賢君子之所以自勵也予豈有毫末加於是哉用是以為記俾書於堂之壁而日覽焉庶幾克紹先祖之志云

清溪沈氏祠堂記

監察御史沈肆奉其父兵部主事昇之言來告予曰沈氏先居湖州其後有文俊甫者徙居邑之南乍川則昇之曽大父也文俊甫生達之又自南乍徙清溪則昇之大父

也大父好學聚書至萬卷寳生昇之父穀寳以文行稱於鄉洪武中舉才能稱疾不就自曾大父文俊甫以來惇本力穡而詩書之業未嘗廢家日以裕然而有不能釋然者蓋昔居湖時甞盛矣元季之亂兵燹相仍宗族離散豐堂廣宇皆化為丘墟攏畝矣賴曾大父之智攺絃而更張之歷世相承八九十年廢者興衰者盛今幸不失前時之望然譜牒亡失故舊凋喪水木本源莫可究報本追遠之誠亦莫之能盡此其所深慨也古之君子致

嚴乎其先者莫重於祭而祭必有廟廟必有主後世廟非賜不得立雖卿大夫之貴有官以榮其身而無廟以祀祖考子孫雖欲自盡亦同庶人之薦而已矣惟吾先世實有令德以啓佑後人故吾子琮肆遭遇聖明享禄位而叨異數褒封之典今貴顯者三人慶澤之敷遺厚矣豈敢自同於衆庶而不思所以報哉乃於正寢之東拓地建堂以祀焉遠而不可考者末之何斷自其可知者為之次以文俊甫始遷乍川為第一世達之又從清溪為第二世穀

寶積善成德以蕃育子孫而沈氏復大為第三世吾二兄雖有後然吾同氣不忍違皆祔食若昇之妻之喪當祔亦舉以祔焉此祠堂享祀之意也顧有記以示後夫廟之祀先尊祖睦族之大法也蓋當享之日則所享者之子孫皆至焉尊卑疏戚秩然不紊倫理正恩誼篤而無忝於其祖斯所謂孝也沈氏之先統系無所於考幸有賢子孫相繼出纘先德之傳念世祀之重作祠堂具器用而以歲時備物行禮誠可謂篤於孝者矣今祠堂之制非若古之

廟也而逮及庶民皆得享四代制雖簡而祀則隆晦菴先生順天理本人情而以義起也事合於義而尊尊親親之道行則何古今之間哉聖朝之治旌孝以勸忠仕之賢者必褒及其親沈氏祖宗既立德於前子孫復善繼於後則宗祀之光榮盛大豈有窮哉故為之記以勉其為後者

聚恩堂記

聚恩堂者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君之堂也堂之有名者何彰上之賜也何名為聚恩言澤之及其親者不可一

二計也不可一二計而必以名堂者所以美其盛而思厚其報也李氏故江右人君之曽祖友政始徙居蜀之合陽世有隱德而不仕祖永恭質直好義謹禮而明法周窮恤匱甚於為巳人有婚喪不能給者皆資之無吝色父祥字世昌尤淳厚恭儉惇本務實以興其家君生美容質而才足以有為祖父愛之嘗謂人曰吾家世積善此子必能亢吾宗日勉喻為學經史之外復使通律意曰刑所以輔治也學成取進士為禮科給事中會疆埸有事上皇

北狩復進都給事中禮部右侍郎往奉使責以大義有功而歸上嘉之拜右都御史而贈封其祖父亦如之妣與妻皆封夫人錫以誥命三世之親雖有尊卑存没之殊而無不被其榮者及奉命廵撫湖湘乃治宅武昌迎祖母太夫人與父母來就禄公事之暇率諸婦子備物敬養焉太夫人思故鄉君用傳符乘鷁舟送至瞿塘乃歸荆益之人見君奉親往來而光顯如此莫不稱嘆以為賢迨罷廵撫則奉父母居京師廣宇豐堂極海陸之珍以養

朝夕天下之樂莫加焉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君既得之矣況又有重慶之親皆以君顯而受褒寵之命乎則名堂曰聚恩豈不稱情也哉雖然恩者上所以厚下敬者下所以事上而所謂德之聚也李君益篤敬不忘則德萃於其身而聖朝恩澤之施將如川之方至渟涵浸灌汪洋衍迤而不可窮豈特今之聚而已李君求予記故為記之使揭於堂上覩乎此者其孰無欣慕之心哉

重慶堂記

重慶堂者舒城鄭氏奉親之堂也鄭氏於舒為大家代
有顯人國朝以來德善之積而致壽考之隆者又一時
之盛而重慶之堂所以作也監察御史時為予言其世
祖父以文初以養親不仕而篤於孝敬今年九十樂善
之志不衰以時伯父景暘貴封南京刑部右侍郎祖母
王氏年八十亦封淑人時忝家教取進士官御史幸蒙
天子之寵命父景顒得封為監察御史母王氏封太孺人
賜勑命叔景高則以舉義納粟賑饑亦賜冠帶榮其身

今三世之親壽考光榮而聚於一堂歲時稱慶內外姻屬皆在焉懽忻和樂藹然充溢於其家因以重慶名堂其亦可謂稱情也矣顧為記其事以垂久遠予謂君子致福於其身不偶然也蓋德者人之所得於天得之於天而保之不失然後天佑之俾康寧壽考而子孫榮盛此天所以彰其德也成周詩人之於君子也既以無疆無期祝其壽矣又推言其所以得壽者而曰德音不已德音是茂其意猶未已也又極言之至於保艾爾後乃已

焉豈非以有其德者固可以得壽猶必保養其子孫蕃衍盛大然後為福之全於乎何其善言君子也天之於人惟善則佑之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觀時之祖與父則其為善之應可知矣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之云者非偶一為之而止而善亦非一行之可名也人之於善累累而不已則天之錫慶亦源源而不窮鄭氏之祖父既積之於前而時又善繼於後則福禄之來名爵之加將愈久而愈盛矣故為之記亦以勉夫後之來者

萬安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萬安文獻之邑也儒學在縣治東北而當山川之勝若金鰲芙蓉諸山章貢諸水重岡疊嶂恬波駭浪不間遠近巨細皆迴合拱挹效奇獻秀於此故昔之作者有取焉其所建立廟在前學次之人既鍾其清淑之氣而益以學問往往登高科躋膴仕有盛名當世而萬安之學著稱於天下至於今久矣繕治不繼日入於敝朝廷每下興學之詔有司以多務鮮克用其力景泰壬申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姑蘓韓公允熙奉命廵撫江西得便宜從事政令修舉威行恵施而尤以興學為急至萬安謁先聖周覽殿廷而嘆其敝陋名邑中耆儒秀士富家巨室欲集衆力而新之邑之義民曽時望言於衆曰公之興學以聖人之道教敝邑子弟甚盛心也為父兄者奚可不自勉而以煩公慮乎學之資用殿為大時望請獨任之一不以及人公大喜加奬勵焉時望務遠圖不惜費市杉木湖湘必取合抱大材其他磚瓦鐵石黝堊丹漆等物

及諸工匠皆求其良者而以財致之是年九月興工而以明年四月成爲大成殿五間高四丈五尺有竒而深濶稱之脩梁鉅棟重櫓刻桷土木采章極其輪奐聖賢像貌之居殿中者皆塑繪如制視昔之美有加焉既而韓公復以事臨萬安徘徊瞻視見其巍然煥然可以冠諸邑益大喜曰時望嘗出穀賑饑爾璽書褒賞爲義民今又獨捐巨貲以成朝廷興學之美豈非誠好義之士哉左副都御史劉公廣衡萬安之傑也與曾氏聯姻好謂其

世澤在人故家有餘積而韓公秉德蹈義足以使人興起故時望為此不難也不可以不書乃屬予為記以示後人使知今日興作之所自而萬安令綦則請具石以刻焉予謂學校教之地也然必有廟以祀先聖所以明道之有統也聖人之道非他因人之固有者而道之耳仁義禮智人之固有者也然或蔽而昧焉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日用事物之酬應有不得其宜者是以聖人著於書建學立師聚其才俊而教之使讀其

書以明理之本然與其用之當然皆有以善其身植其家而達於鄉黨州閭出則為循良豈弟之臣處則為孝友忠信之士而無不宜者然後為教之成於乎學校之教蓋治之本也修舉而程勸之奚可緩邪今大成殿既新矣學於是者當何如用心哉進而瞻夫道德之容退而循夫義理之實本末兼盡精粗不遺用舍行藏之間真足以興道致治儀世範俗斯不負聖天子教育之仁與夫造作勸勵之意若徒用心於其末而不究其本自謂無

忝焉者非君子之學也予念韓公惓惓於學校而嘉劉公不忘人善且欲勉其學者篤志力行而皆為大賢君子之歸亦以永時望之譽於悠久故為之記而使刻諸石

忠孝堂記

聖天子恭膺天命復正大位以安宗社於萬萬年溥海內外凡君國子民者不問遠邇鉅細皆鼓舞謳歌以為此天地眷命之隆非人力之所能為也上既大受羣臣朝布德惠於天下詔凡有勞者皆陞秩於是都察院左

都御史楊公進封興濟伯仍掌鴻臚禮儀公名善字思
敬早遇太宗皇帝於潛邸以文武之才承殊特之眷靖
難之時已建勞績尤深明典禮遂陟正卿以任其事而
朝廷上下朝覲會同軍兵蒐獮事雖非一無不當於禮
者仁宗宣宗今上皇帝在位時皆以公為能親任之恭
慎不怠謀行計施其所論事惟務大體必依於仁義忠
信天下之人仰其令望而挹其餘光蓋五十餘年及天
兵北伐公往迎鑾輅還京師奉上天之明命以化諭其

人宣布我朝列聖大德涵容保養俾得遂其安之意發剛大之氣吐正直之詞敵人悅服聖駕來歸公之才德益著而功用益顯旣又進兼禮部尚書人莫不以為宜而公則曰吾聞古之君子之事上也必以忠孝為本忠以事君孝以事親忠孝臣子之大節也忠孝兼盡臣子之道立矣善固以此自勵而致爵禄之榮其敢須臾忘之哉因以忠孝名堂朝夕覽之而益勉焉予時以老病賜歸田里而公以堂記屬予予從公遊且乆不獲辭因

次第其説以為記

景仰亭記

景仰亭者饒州太守王侯作也祠事前守而復建此亭憩息之所宜有也亭而名曰景仰者何也取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也前守謂誰顔公真卿范公仲淹王公十朋也侯所以敬事之者何也葢三公之德行著天下恵澤在生民譽望聞海内皆嘗出知饒州人之所不能忘也唐天寶之亂盜賊蜂起顔公獨秉大節遏寇鋒

然以正直不容於姦邪連被貶斥及正廟祀舉朝儀言
事益切名謗益深卒陷於希烈以死宋天聖中章獻臨
朝范公居諫職首言天子無北面太后古無代立者及
論時政闕失謂安危治亂在用人公私之間宰相惡之
落職知饒州移延慶飭守備事上遇人一以誠信先憂
後樂者公之素志也王公為宋著作時言人主之職有
三任賢納諫賞罰而已又言大臣懷姦誤國八罪正左
右史之職以論諫剴切出知饒州萑葦多盜一夕適去

歷典四郡雨暘時若人之眷懷有如父母其德善可知也古之君子有志於斯世者必以聖賢為師非道不言非法不行不以死生禍福介意唐宋以來治亂多已君子小人更迭用事得失之辨是非之公蓋有不可泯者魯叔孫穆子謂立德立功立言可以不朽三賢之所立如此王侯合而祠之宜也師其善政善教而想其容儀辭氣之盛形於拜跽薦奠之間焄蒿悽愴如或見焉豈非尚德之君子哉侯名忠錢唐人由進士入翰林擢兵

部主事用簡拔陞今官廉公明慎吏畏民懷尤加意養士至親為授經天久不雨躬禱而雨其精誠有足尚者侯既為此亭兵部尚書孫公原貞題其榜侯乃為書告予曰忠昔在翰林從遊今宰典名郡繼三賢之後其遺休餘澤風聲氣習表然在人者忠得倣而行之以惠此一邦亭之有名示志也願先生為之記而加勉焉侯蓋篤於自修者也孔子曰君子修已以敬推而至於安人安百姓則其效大矣予既為書三賢之美而併以是為

言者蓋期侯之德業充而極於遠大也詩不云乎庶幾
夙夜以永終譽侯果有取焉則揭於亭之壁以為記

德安府重修廟學記

德安禹貢荆州之域春秋鄖子國也秦屬南郡漢唐名
安陸宋置安遠軍節度以世宗潛邸在焉又陞為德安
府其風俗醇厚而人多秀傑喜儒術自昔以文章魁天
下躋輔相者有焉國朝以來建學育才以興太平之治
而德安之學校亦久而敝矣有政教之責者病之前守

天台范理雖嘗修治而其力不繼僅完大成殿可以容
俎豆其他則日入隳壞景泰三年刑部郎中周侯鐸以
賢舉為德安守侯萬安人字秉訓由進士官郎署公廉
愛人聲譽藹蔚下車之初周覽學舍嘆曰賢才治天下
之本學校賢才之所從出也敝陋如此何以作其氣成
其才以稱上意哉亟欲有為以歲之不易不克如志越
二年歲豐民和侯大喜曰是可有為矣乃與僚佐議各
出資以為倡於是民有好義者皆奮而應之富者出貲

貧者効勞各盡其誠不呼而集市材鳩工並手偕作廟之椽壁有腐壞者更易之兩廡舊各七間今以其隘各增為一十五間每間為一壇塑先賢先儒像居其位作戟門櫺星門櫺星門之南立牌樓榜曰文廟櫺星之西作神厨六間故明倫堂隘撑文廟東空地作明倫堂五間堂後搠講堂五間講堂東西作號房各七間其東北作饌堂五間明倫堂東西作誠意正心進德修業四齋各三間明倫堂前甃石甃泮池周迴三十丈池内壘石

為三橋以通往來池東西作號房各六間池南作門屋三間榜曰儒學而周以垣儒學門首新作通衢大道半里許衢之東西各署牌樓揭扁焉東曰興賢西曰毓秀又於興賢之東作牌樓一扁曰儒林皆侯之經營署置土木采章極其輪奐氣象軒豁規模宏遠矣始作於景泰五年之秋而以天順三年之冬訖工郡教授黄琰訓導陳和趙誠陶鼎曾政相與言曰學校之成侯之用心至矣不為之記則何以示後人勸多士乃備書本末俾

學之賢者王子昭持來請予文刻之石予聞古之治天下者必本於學校三代之教可見巳然非獨治天下者然也雖諸侯亦有之德安名郡古諸侯之邦民性之厚率聖人之教非一日矣乃令又得周侯大興學校以教之學所以明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本於心而著於書讀書以明道自倫誼之大至於物理之微皆精察力行化於家儀於鄉推而施之天下而治道盛矣然有志者蓋鮮也故讀書而不明道者有矣悖道而趨利者有矣

束書不觀而僥倖於一切者又有矣此流俗之通患也
為士者蒙教育之厚而顧以流俗自處則奚貴於士哉
此亦非周侯所望於學者也吾嘗聞之宋仁宗皇帝重
選士嘗焚香祝天願求忠孝狀元是歲果郡士鄭獬魁
天下當時以為得人今德安之學既新矣來學於此者
皆當日新其德為忠臣孝子以圖報於朝廷而不陷於
流俗則無負皇上教育之大德與諸守倅師儒勉學之
盛心則善矣故為書此以賛其成亦思以勸來者予之

相愛也厚矣觀者其毋忽諸

瓊州府重修廟學記

瓊州府在南海上瀕海州縣十六七而統以一府地既阻險海患閒作人物皆被其害洪武初置廟學於郡治東南其為士者多喜學賔興之歲以經術自奮取進士登要途者相望也天順庚辰七月望赤雲勃興盲飈怪雨發作無節居人大恐曰此颶候也久而愈暴頽垣古屋塌然摧仆翌日午稍息徐而視之禮殿僅存一二餘

則盡廢有司不遑修治日往月來實概於心今年春廣東憲副臨武鄺公巡省至是邦謁先聖廟憫其傾覆且盡無以揭虔妥靈師無所施教弟子無所受業喟然以修復為己任謂太守章貢葉侯禹推官五雲劉侯詔等曰天變雖無常而天職之在我者則有常也吾豈敢怠哉聞者皆為之喜協德一心以奉其令貧者効力富者出財凡竹木瓦石飲食諸物之宜於用者無不畢備材良工善各逞其能不待勸程晨夜展力未數月禮殿成

又踰月明倫堂成未幾兩廡四齋靈星戟門次第皆成師生講論食息遊憩之處悉備乃飾聖賢像致美於容貌作鐘磬罍爵簠簋籩豆諸器皆以其物為之如制春秋有事於廟禮備樂和進退有節觀者莫不賛其美因相與謀而屬記焉學校教之地也古之聖人所以教者豈有他哉因人之所固有者而道之耳仁義禮智信人所固有也具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施於尊卑貴賤應事接物輕重疾徐之際而不失其宜道之常

也若時氣失常風雨乖戾人物不遂其安草木鳥獸亦皆不得其所此災變之大者也因災變失常而謹人道之常者以修復焉豈非宜哉昔韓壁守是邦嘗新學矣晦庵先生為作記論天道人事之常以勉學者使踐其實而趨於善先生之文尚在也當復有知言君子質之而誠不悖焉則請續書以為瓊州府重修廟學記其始作則是年春二月之某日而以秋八月某日訖工臨乎上者厚於仁役乎下者勇於義是皆宜書不可以不書

乃為之書

鎮江府改建儒學記

鎮江南京畿内郡𫎇治化之日久矣舊學在府廨東南朱方門裏今之忠祐坊是也自宋寶元來或修或否日入於敝至今景泰壬申郡守張侯廷瞻來歎其卑濕隘陋欲改作之士人多以貲來助即學宫之北買地庀工事具以聞詔可之適張侯以憂去後三年丙子而白侯希閔來任於是大成殿兩廡戟門講堂四齋次第皆作

其為屋崇卑廣狹悉中程度凡幾間既而白侯罷令林侯一薦繼之恊德一心有猷有為又作尊經閣觀德亭靈星門興賢門泮宫門鑿泮池跨以石梁環以周道及諸祀享寢食庖湢之處教官之居諸生退習之舍無不備前後得三賢守區畫處置盡其方經始於壬申之六月而以巳夘二月畢工葢歷八年而廟學之制偉然完美矣左副都御史崔公廵撫畿甸至鎮江觀而悅焉曰是足以稱朝廷養賢圖治之心矣然為之難不可無記

以示後使凡學者皆思學以稱其意於是郡教授蕭崇等以林侯之命遣其學前訓導梁憲來請予為記憲予親也不可辭學校教之地也然必有廟以祀先聖所以明道之有統也聖人之道豈有他哉因人之所固有者而道之耳仁義禮智人之所固有者也然而或昧焉故於人倫日用之常或有不得其宜者是以聖人著於書學校之教蓋使讀其書以明理之本然推其用之當然而已矣教之既成然後出而用之則百執事之臣無不

宜於其職學校蓋為治之本也鎮江之學既新矣諸君子體上德而敦教事亦可謂至矣學於是者當何如用心哉湯盤之銘學者所當法也去其舊染之污而日新是圖讀聖賢之書求聖賢之道修於身儀於家身體力行而推致其極舉而措之自新新民皆躬履而不渝如是斯可以無負矣故為之記以勉諸學者使毋怠

新淦縣進士題名記

昔我太祖皇帝既定天下即詔郡縣皆立學以經術造

士而設科取用之萬世太平之業此所由建也新淦臨江之望其山水明秀而風氣清淑賢達之士生其間皆奇偉而好文建學設科以來出為世用者相繼而不絶其高才碩學足以修政事樹勲業發而為文章又足以潤色鴻猷震耀後世皆由列聖大德光被天下是以萬邦黎獻咸願為之臣惟時舉而用之耳治效之盛比隆唐虞雖深仁厚澤所致而亦得人以為助也洪武庚戌至今貢於鄉試於禮部獻策於大廷凡在選者皆名顯

而身榮上之待士誠厚矣乃天下之公也郡邑賢守令復有題其名以勵多士勸將來者亦人之至情也而新淦闕焉縣令李侯乃歷考盡刻之學宫而虚其左以俟繼者侯愛士之意蓋欲著其美於不朽使為士者皆歆動奮發得以蒙上恩而行其所學由新淦一邑而達之無遠邇儒者之效彰徹於天下無愧於科目之選然後快於心其志亦大矣昔者嘗聞之晉范宣子自謂其世久而盛以為不朽矣而魯叔孫豹謂之世禄非所謂不

朽所謂不朽在乎立德立功立言謂之立者表然示法於天下而不泯也李侯之志其亦在是歟果然則題名之石豈不百世有耀哉侯名周字廷亮揚州人初為御史求便養得新淦有仁愛及民而尤有志於學校觀於此可見矣相其志成其名者訓導陳旅為之記者泰和王直也

廣州府學仰高祠記

仰高祠者廣州府學禮賢之祠也禮賢而謂仰高者何

言賢者之高風峻節非尋常可及也非尋常可及而蔽之以高之一言何其善於形容而善言德行也按廣東憲使方公書及太守沈侯所述事畧云初宋以蔣之奇守廣州拳拳於礪名節慨郡之前賢未有祀以晉吳隱之唐宋璟李尚隱盧奐李勉孔戣盧鈞蕭倣八人列而祠之子城上又益以晉之滕循唐之王綝作十賢賛因名曰十賢堂開寶以來茂勛清德有若潘美向敏中余靖魏瓘陳世卿邵曄陳從易張頡八人又合而祠焉名

八賢堂在十賢堂之東歲久頹廢而晉陶侃宋蘇軾楊長孺元張宏範俱以名宦著國朝僉都御史楊信民撫定叛亂有惠及民卒而祠之城隍廟東若唐張九齡宋崔與之温若春李昴英郭閶古成之皆鄉先生有祠名先賢在明倫堂之西射圃之北久而寖廢元至元中宣撫梁雄飛又以蘇軾楊長孺並祀於廉吏吴隱之之祠淳祐甲辰廣帥方大琮立張文獻九齡崔清獻與之之祠名二獻祠今皆廢我朝飭臺憲勵廉節以風天下而廣

東守臣注意於此亦久矣天順改元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葉公盛奉命廵撫臨廣東謁諸祠廟歎先賢祠之敝陋十賢八賢廉吏二獻諸祠之廢也議所以作新之廵按監察御史莊公歙及按察使方公貢布政使宋公彰等議以克合擇學之巽隅為堂三間以祀之考諸賢之爵里名謚以十賢置中室八賢置東室名宦鄉先生則置於西室葉公思所以聳具瞻取詩高山仰止之義更名祠曰仰高祠歲以丁祭畢知府率僚屬諸生從事於

其間祠成之明年庚辰平湖沈侯琮來知府事喜祠之成而崇德尚賢之美得以示勸於無窮既書其合祠之意復取諸賢事畧書之碑陰又致方公之書以仰高祠屬予記予年踰八十老病才匱不足以與此然觀諸公所以好賢而作礪之者亦猶昔也既新其祠美其名而謹其禮矣好賢之志亦豈有已哉緇衣之改為豈但適館授粲將有大者焉勉之而極其至在乎已而已於乎表往昔以儀來今此君子所望也故為之記以見祠之

所以更作如此若諸賢事畧則有沈侯碑陰之記可考祠成之日乃某年某月某日也

貞節堂記

貞節堂者山西按察使王君允奉母之堂也堂以奉母而名之曰貞節者何彰母德也母濟南劉克讓之女年十九歸邑之士人王雲生二子曰允曰信而雲即世時劉才二十六允甫五歲信三歲煢煢孑立守二稚以奉老姑家無厚産以資其為業人不堪其憂而孺人忍貧

如鐵石課蠶桑勤紡織祭奠以時必誠必敬辛苦以自
足閨門之内肅然静處未嘗以語笑聞於人早嘗讀孝
經論語能記憶不忘允就外傅數舉以為教常令在左
右隨事訓切之使知事上撫下之道允英偉喜學學日
有成遣入郡庠益自奮遂取進士為名御史得封母為
太孺人而食其子之禄士大夫榮之莫不稱母之貞節
善教子之善成其教也禮部又請以貞節旌表其門閭
母子之間象服煒煌制命赫奕煌然照映於其家太孺

人年已逾八十矣而堂未有記王君思顯親之義亦欲播之於不朽今年朝京師語予江西憲使原君傑以堂記屬予原君則以屬予郡太守張侯瑄遣人來速記予老病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得辭嘗聞之貞節人道之大閑也貞者知正而固守之之謂節者事有其制而不過之之謂也在易恒六五之象曰從一而終此婦人之貞守之堅確而不越乎理之常此節之六四所謂安節者也聖人扶世立教所以正人心厚天理於是而旌勸之

典行焉太孺人之貞節顯於時流聞於遠邇百歲之下國史書之垂美於無窮豈不母子之俱榮哉故為之記使揭於堂上

鎮江府重修運河記

鎮江之通漕舊矣始於隋及唐宋自京口新港壩縁城西而南至常州奔牛壩一百六十餘里皆無阻蓋由兩浙運判曽孝藴郡守林希史彌堅修京口奔牛吕城三閘以閉泄江水通舟楫民便之歲久淤塞大舟重載不

得行皆從夏港孟瀆出楊子江涉風濤之險二百餘里始得達瓜洲而多被其患國朝前浙江叅政胡清等復請修運河為便勅工部尚書周忱侍郎李敏等議之不果行皇上復登大寶尚寶少卿凌信復奏言夏港至瓜洲江水廣闊軍民運輸商旅懋遷必由此而風波盜賊陷溺者衆乞將鎮江運河疏濬重修京口呂城等閘遇淺則增置視潮盈縮以時啓閉則人受其利而害可以減時左副都御史崔恭廵撫南服亦言凌信等請濬鎮

江運河誠東南經久之利上命浙江嘉湖蘓松常鎮六府起人夫給官錢設法勸助務在成功仍勅都御史崔恭督同巡按御史鄭佑郎中沈彬及諸郡守林鶚等勘議皆謂令修故道深濬從京口奔牛接引江潮修整舊閘四座增置城南減渡橋新閘一每二月中旬後潮高水漲則開閘放船九月初旬以後霜降水落閉閘車壩如此則工力減省事易成議定以聞詔可之命鎮江知府林鶚總督常州通判劉衢丹徒知縣劉震丹陽知縣

霍芳等分理其事凡用人夫七萬餘名土石等工用舊
曠役者三百餘名皆出薊常鎮他弗與各府措置石灰
椿木等料價銀九百八十八兩有奇天順三年正月興
工至三月十八日竣事河隄隨地勢為深淺深者一丈
淺者八尺壩閘橋岸必完固可以久諸閘原無官夫者
各添夫二十名隄岸河洪稍坍塌即修治勿有壞而都
御史及諸郡守庶僚相與言曰運河之修賴聖天子明
斷於上羣臣百工効忠於下故能有成功而恩惠及民

宜有紀以示後使知爲之之難而永保之夫大江之險與海相若自古病其難而鮮克善濟今聖主在位勤恤民隱聽言容衆興利遠害不憚歲月之勞以建悠遠之利東南之人餽運轉遷者皆安行利涉其受惠也博矣夫旣受惠於今而復加勤於後朝覽夕視以防其敝必堅固嚴密如始造時則惠利之施有窮哉故爲之記俾刻之京口閘之石使凡與其事者日省而加勉焉無忽

抑菴文後集卷四